



91573

新編東遊記卷之十五

引記

一番事業一番子

孟德機謀千古笑

生平行過皆成夢

惟有善心寬一步

杜陵詩句半生愁

世事看來豈自由

樂天知命自無憂

第七十一回

舒尊長誤傷衙役

衆善信脩問善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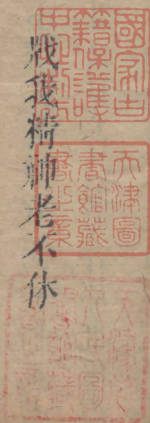
古僕聽了長老說惡眼。祝主菩薩法嚴。還有大過此的。乃問道。何樣還大。長老道。王法最嚴。子若回頭。視父罪在不赦。况你僕人。莫來聽了。方纔明白。說道。師父。小子從今一

東遊記

卷十五

一

聽主人使喚。雖教我蹈湯赴火。也是我爲僕的分當。長老乃叫他跪拜聖前。與他念卷經。誦部懺。完畢。請三人去睡。莫來只叫腿痛。長老尋了一品草藥。口中嚼了。敷上。立止了痛。那莫來止痛。便念了聲菩薩。倒身就睡。長老嘆道。你這僕人。今日方知念佛。早若念時。怎被蛇咬。長老也自去打坐。天明四人齊起梳洗了。莫來腿也不疼不腫。担着行囊。三個同着長老。直走到庵來。這長老叫三位。且候殿上鐘鳴。鼓响。方可進去。參謁我小僧。先去靜室謁高僧也。乃徑入山門而去。三人坐于門外。只見善信持香。却也來得早。各相時候。鐘鳴鼓响。寺院沙彌行者。多是五更鳴鐘擊



敲此庵因何隨喜的善信俱低鐘鼓聲响方纔進入只爲高僧上殿衆僧齊集方纔鳴鐘擊鼓這日衆信坐久不聽見鐘鼓之聲乃是道場已完祖師師徒辭別方丈要往前行果然日出三竿只見祖師上殿拜禮聖像辭別庵衆長老而行出得山門衆善信也有拜的也有合掌問道的也有說請再留法駕的祖師師徒一一答慰當下只見遠送的僧俗人等香旛導引却也齊整怎見的但見

旛旛飄彩杖

寶篆熟清香

高僧行所住

福國保村鄉

話說爲官長的秉心寬厚也是第一件積福延年功德却

東遊記

卷十五

二

有一時關係自己緊要事情左右或違悞了事不得不以法處尤當千思萬想酌量用法恐怕彼此錯謬一或盡法則左右有莫白之冤這冤業明明却不知隨着勢分做了去那冥冥之中多有冤愆相報古惟踈蹊的事這村舒尊長當年居任時最清廉用法公平的只因與一個僚友建議要吟一個壞法的奸惡彼此書稿往來秘密不與人觀一日祭祀偶穿祭服誤將同僚書稿留在祭服衣袖事畢回衙衣摺在厠失記後數日尋稿不見將平日極愛的一個衙役疑他竊去走露消息便極刑拷問可憐這回只因此稿關心把公平之法放在一邊這衙役負不明之屈送

了殘生事已往後一日尊長歸休林下。偶攔那祭服家人忽於衣袖中扯出那向年書稿。尊長一見便頓足捶胸。嘆道。冤哉苦哉。此衙役負屈於九泉矣。說罷只見那家人橫眉豎眼。一把手揪住了尊長罵道。今日你心既明。我却有冤報也。此衣一日未出箱。我冤苦一日不得申。今經三載。你既不知。我故不白。今你知我白。冤苦豈終磨滅不雪。尊長當時自認錯誤。那家人仍揪着衣領。撞了兩頭倒地。半日方醒。人問不知。尊長因而得了沉痾臥榻。正要遣人到庵。一則懺罪保安。一則超亡悔過。却遇着祖師。師徒離了庵門。道過其宅。家人報知尊長。尊長扶病出了大門。

東遊記

卷十五

三

敬請高僧師徒入宅。祖師憫其誠敬。憐其病苦。乃辭謝衆僧及善信。遠送香旛。入到尊長之宅。那尊長行禮不能。乃移榻堂中。家眷人等。祈求高僧超度。備細把得病的始末說了一遍。祖師聽了。道善哉善哉。冤冤相報。經百劫而不休。徒弟們當爲尊長解脫。舒尊長向來知。祖師不多言。喜坐於靜室。乃分付家衆洒掃花園。潔淨房屋。請師徒居住。師徒本意行道。却因與尊長消懺這冤愆罪業。只得暫留園屋靜處。當時天將黃昏。尊長不耐病煩。乞求師救。道副師乃向尊長說道。老尊長。你此病非風寒暑濕。可藥而療。非妖邪作祟。可法而遣。乃是一種冤纏爲害。這冤

纏如响。應聲似印。索圖作如何。他他如何。你豈易解救得。
小僧於靜定之後。有一根究功德。察其始末。再與尊長解
脫。說罷。尊長依言。自去安寢不題。却說道。副與二師弟討
較道。舒尊長之病。不察前定之因。如何能救。尼師道不誅
寃業之心。如何得解。道首說不與他除。却後來之報。這如
何得脫。三人說罷。各入靜功。將次出定。一個境界。三人如
夢非夢。相聚一堂。只見一位尊者鬚眉皆白。升空而坐。向
三人說。入靜非靜。出定尚定。汝等。其有物胸中。以入。未得
寃竟。以出。取靜定。乃脩行人本願。何得管人閑事。撓擾。副
師忙答道。爲演化度脫衆生。皆此中不了。何得爲管人閑

事。尊者笑道。吾姑試汝。查寃根因。自有寃業。報復深淺。寃
業若深。無復能解。若尤業淺。尚可度脫。汝等好爲三人方
拜。忽然尊者不見。金容三人。乃各爲舒尊長。查寃這宗寃
業。且說副師方入靜。忽然如身到一座廳堂。公案齊備。一
宗文卷在上。並無一個人踪。副師走近案前。揭開卷面。乃
是舒尊長的事蹟。卷前一行。開着舒某除好的書稿。底下
就尅判着忠臣愛主。除惡進賢。宜獎九世簪纓。又一行。開
着有鯁直之氣。却懷狐疑之心。減罰三世。只以失記書稿
誤仗衙役。致斃於刑。減罰三世。下邊却註着。餘當獎的三
世福祿。道副再要揭後卷。便如糊粘一般。乃執起硃筆道。

待我添一句解語。乃批道：百病不侵，灾殃消滅。方纔批罷，忽然驚醒。只見尼總持與道育二師俱已出定。各相稱說：尊長病勢雖沉，却不能傷道。副便把閱卷的景象說出。二師道：我弟一有靜中景象。副師笑道：只爲尊長根因，叫我等靜定作擾。因也。天明舒尊長覺病勢少安，扶病走出來。向副師們作禮問：祖師有度脫法旨否？副師道：我師每常入靜，動經一兩日。乃我等於夜來，畧有景象，俱屬老尊長事實。尊長便問道：師父們有何景象？關係老夫災疾。副師道：小僧夜來於前因卷中，見尊長除惡書稿，倍加榮獎。只因誤傷衙役，滅却其半。但福壽自增，小僧爲尊長將卷

東遊記

卷十五

五

後批了灾殃消滅，且自調理。自然安愈。尊長點首稱謝道：老拙病勢果於半夜惝然滅半，乃問尼師父有何景象？尼總師答道：小僧早已見尊長文冊，與師兄無異。只是後有衙役訴冤的一詞，中訴尊長暴怒盡法，不思寬宥。尊長道：老拙忘失書稿，在衣袖後見了，自生悔心。尼師道：文卷之下，正註着不見不悔，終作沉寃。爲此報以沉疴。小僧爲尊長也添一筆無心之寃，改悔可釋。尊長聽了，點首稱謝。那問道育師有何景象？道育答道：小僧無甚卷冊可查。於諸靜後，但見尊長堂中，用有一軸詩文，上寫着尊長後來報

應七言四句說道。

人間一切惡因緣

報應分明在目前

爲問解冤消業障

都從一善種心田

舒尊長聽了說道我等爲官的執一時喜怒莫說盡法傷了小民便就是一言一貌動了怒威那在下的畏心驚胆亦有因而作疾傷生况以威刑寧你不墮冤業我老拙自料生平執法在惡民和顏悅色在善類惟此一件自知冤結欲解此冤仇須是查衙役家有何人應當優恤再乞別位師父轉經懺悔超生忙役說罷乃令家眷齊出堂拜請祖師暫留法駕當時啟建一會懺冤釋罪道場善事方畢尊長生一歡喜心那病隨愈却說有鄉隣親友來賀安丙東遊記

卷十五

六

有一人名尤子乃舒尊長眷戚開口問道聞知三位師父深知灾病根因吾有老父得患灾病可能知他病原何得其亦可解脫麼副師道尊翁何病尤子答道食鹿染病殘疾臥榻日久恐不能救副師道人莫不食鹿豈有作病還是有疾在前因鹿而發尤子道有因也吾父曾居官職得一美珠貴重百金心甚愛惜一日誤落鹿食豆草塔下隨已取得後忽失其珠乃是婢盜其心只疑豆中被鹿所食把三四活鹿剖腹而尋竟無有珠後盜珠婢事露老父夢覺鹿觸遂染病到今想誤傷人者病可解救誤傷鹿者尤易解也望三位高師大發慈悲爲吾父一番方便副師道

此疑症也。或境疑心也。曾法慈盜婢否。尤子答道亦止杖
婢出珠。只是究在數鹿。尼搥持聽了說道。小僧查舒尊長
病因。便已知這尊長病源矣。尤子問道。師父曾知。却是何
故。尼師道。尊翁列名尤路麼。尤子答道。正是父名也。尼師
道。此事曾註冊內。小僧見了。乃尊翁居職無功有過。不當
因事得受美珠。又不當因疑誤殺多鹿。鹿縱爲人食之。畜
而冤業。却在人心事。既明白婢盜。那一點誤殺成疾。到有
人難解救。此時萬金之軀。不說白金之寶也。尤子道。舒親
眷傷人事。明乃可解救。傷鹿事小。反難解救。這却何義。尼
師說舒尊長退不肖功。大想不肖害事。豈止暗活無限生

東遊記

卷十五

七

靈尊翁無此功德。乃有數命之冤。只怕難解救也。只見衆
親隣友聽了。道殺鹿成時。作罪生灾。我等人人不無家家
豈少。師父既有文卷可查。爲我等一查勘。以便人脩善
果。家積陰功。道育師聽了。笑道。諸善信是欲小僧們查勘
有無冤愆。方去脩善。乃是有所畏而爲善。因求善而後積
陰功也。小僧若去查勘善信。無有冤愆。難道善信不去脩
善。有冤愆。方去脩善。只恐遲矣。衆人聽了。俱各請教高僧。
何以脩善。如何積陰功。師道。善脩在一念感發。安可先
說陰功。在目前積下。安能預知衆人遺。比如要。先說使我
等預知。師父或有明教也。副師道。八齋五戒。也是一善。衆

人道茹量之家甚衆。皆爲惡地。尼師道不宰犧牲。便是慈悲。慈仁乃爲善首。衆人聽得說道。戒祿延壽。想是此義育師道。主公戒膳。徹藥。正是此善陰功。衆人稱讚。又問善事多端。再求明示。副師道濟貧拔苦。也是一善。衆人道。濟貧必我有餘。若我尚不足。何以濟人。尼師道有憐貧之心。卽是濟也。有救苦之念。卽是拔也。若見貧苦。毫無救濟。漠然不動憐心。卽是惡意。育師道還有一等欺貧笑苦的。最不善也。衆人稱是。又求三位高師盡說其善。使我等以便修行。副師道脩橋補路。也是一善。尼總持道施藥飲水。也是一善。道育師道指迷說路。也是一善。衆人笑道。微末小事。皆爲善行。寧無人善。開示我等。副師道大善無過。忠君孝親。尊賢敬長。人能脩積。這善功德。福自無量矣。衆人聽了。齊齊稱讚。只見无路之子。起出衆人坐席。向三師稽首道。師父們。旣說忠孝爲大善。小子爲父宰鹿得病。爲人子的。當爲親代。只望高師垂慈。可懺解而愈。乞賜救拔。副師道尊翁寬愆。本難救解。今善信一言。若出真心。我等自當與你查解。鹿冤除却了。報復之孽。然後再與尊翁解散。這宗根因。副師方說了。只見園中忽然起一陣狂風。這風非比平常的和風。

蕩蕩清炎暑

微微解燥煩

人心歡暢處

不猛海安瀾

乃是飛彩番土迷人目

攪海翻江覆客帆

松栢槐榆連幹倒

茅簷草屋順牆攤

這陣風過。副師向衆人說道。此風刮的。非時。定有異常事。因舒尊長便問道。風乃天地吹噓之氣。當此清寧時候。謂之和風。有甚異常。副師道。風順國時。春條風。夏清風。秋涼風。冬不凋風。若順其時。枯者榮。榮者實。此令之善。若不順其時。則折木壞屋。此令之怒。今日出而風猛爲暴。小僧所以說有異常事。因正說間。只見尤路之子。忽然跌倒在地。衆人忙扶起。乃如醉如痴。不知何因。下回自曉。

東遊記

卷十五

九

第七十二回

走邪猿僕遭迷病

救乳烏虎不能傷

且說尤路。屈宰了三四個活鹿。這鹿原與兩鶴爲侶。鶴失其侶。却有一猿與鶴有清交之雅。這猿在地園中。日久有些怪異。能識人情。變幻這日。見鹿被宰。哀鶴孤。因想道。主人養鶴。鹿以爲盤桓。今一旦宰鹿。則劈琴煮鶴。惟其心意。我猿却也與鶴同在清交。萬一喜怒不常。害及猿猴。此生何以自保。乃成精作怪。變了一個丫鬟。在尤路左右。假以服侍湯藥爲名。其實探聽鹿鶴情由。看主人何意。原來主人宰了鹿。實乃疑他。豆草內吃了珍珠。既知婢盜情。因自生愧心。染了這病。疑以生疑。恍惚中就見三四個鹿來索

命那裏是鹿有靈。却是人行了一件善事。自有神明。妖邪自然不近。若是做了一件惡事。便有魍魎。借因惑亂神明不祐。自然灾疾頓生。尤路正病昏昏。只見三四鹿近臥前。如鹿非鹿。似人非人。說道尤路。還我鹿命。尤路道。畜生如何作祟。我乃一時誤見宰汝。非是故殺。特殺鹿。乃說道。諸獸生命有天。惟我鶴鹿長年爲一美珠。傷鹿長命已訴冥司。怎肯輕放。尤路聽了。乃拔臥側寶劍。喝道。畜生。休得囉哩。吾命在天。你命在吾。便屈殺了你。也不爲大害。那鹿見劍。又被尤路喝罵。便欲退散。却被猿猴在傍見了他。且不變丫鬢。乃變了一隻鹿。幫着衆鹿。把尤路指道。

東遊記

卷十五

十

你爲人未聞善功。難免私議。今日無故冤鹿。鹿可冤而殺麼。尤路聽見。又執劍斫來。衆鹿却是魍魎假設。見劍遁形而退。這猴恠乃把劍奪去。將欲加害。却被夫人走入臥房。看見猴子執劍欺主。乃喝道。猿猴何得入房成精。這猴子棄劍走了。因何夫人知是猿猴。只因夫主當年愛珠。曾言語勸諫。莫受他存了這點正氣。又因夫病拜神許願吃齋。念佛。故此正自辟邪。那猴子自是遠避。却不敢復入家園。恐夫人令僕懲治他。乃飛走到舒尊長園來。還妖美這一陣怪風。又見尤路之子在坐。與衆講話。他恨夫人遂逐其子。却未曾防高僧在內。妖邪何敢弄風。這尤路之子被猴

精迷了。衆人扶起不醒家僕。只得扶回家內。夫人益加驚慌。忙叫召醫診視。藥餌不靈。却說這猴精弄風迷了九子。便要迷衆人。只見三個長老。踟躕而坐。頂上放白毫光。他那裏近得。方欲要迷衆人。那長老毫光中。忽如萬道金光。如箭直射猴精。猴精當射不起。飛走出園。仍歸舊處。見那孤鶴慳慳。如思鹿伴。這猴精見了。想道。夫人識破前因。主人寶劍利害。他若令僕婢到園尋我。如鹿般處將奈之何。我如今只得先下手爲強。把他家僕婢個個迷倒。莫使他來尋我。却又有一件。我一猴精力。不勝家衆。且待那三四鹿冤冤幫助幫助。等了到晚。果然鹿冤來到。猴精乃問道。汝等何不投生六道。尚來何故。鹿冤咽咽嗚嗚。那知說話。傍有一押解的。代言道。冤家債主。一丁一對。怎得消除。猴精道。想此鹿必有應殺之因。就是冤了他。也難報復。一個堂堂漢子。押解的道。你這猿猴。那裏知道世間食牲畜畜。萬萬千千。若存了一點善心。行了一件善事。這牲畜方且爲那善人之福。享只恐人心不能。必無惡念。行的或有背理惡業。非是此畜類報冤。乃乖氣致。異人自造業耳。猴精聽了道。你等求的正好。便把前事說出。要這鹿魂幫助。迷他僕婢。押解的道。冤各有頭。鹿只尋得家主。你如要迷衆僕。須是看他各有平生。被他冤害。猴精依從。乃遍與押解。

的前房後屋去看。個個奴僕那個不是有過惡食生命的。虫蟻兒也是冤家索命。這猴精便個個迷了他。果然生疥的。害病的。個個僕婢臥倒。只有夫人無恙。兩個小童少女。跟着燒香洒掃的無病。夫人見這一家災病。藥餌不靈。正在焦思。隣却有一個毛拈老。善能除妖捉怪。夫人喚他來。退讓。這毛拈老听喚。忙收拾符法來到。擺起香案。畫了硃符。方纔行法。那猴精笑道。符法要煉。先天一炁。運用自己元神。是那裏來的。哄人錢好酒鬼。譚帳的。驅甚麼邪。治那個怪。把毛老的頭巾手髻兒都奪了。送在花園內。夫人見了辭了他去。聽得舒尊長見有高僧在家。差人來請。祖

東遊記

卷十五

十二

師乃令道育師往治其事。道育奉師命。到得尤家。見大大小小都病。那尤子也昏昏沉沉。道育師前後房屋看了一遍。口中到處念着梵語。那些家僕病已減了三分。只有尤路父子漸漸沉重。夫人啼啼哭哭。哀求聖師解救。道育師好言安慰。乃在他家堂中打坐到夜入靜。出元神與他父子查勘根因。那更是風寒暑濕疾病根原。却是那不明冤愆作耗。道育師於靜夜神遊到一所掌管冤枉司的所在。查尤路病原。司吏說尤路無甚冤枉。育師道。見有鹿冤司吏道。鹿食草根豆楷。誤傷虫命甚多。應遭此報。非冤也。道育道。草根豆楷。何有虫蟻。司吏說。凡山花草根本葉俱有

重。麟。藏。聚。不。但。從。鋤。爲。害。便。是。生。一。馬。蹄。類。嚼。草。多。有。遭。傷。
那。有。仁。人。留。心。到。此。也。是。積。福。無。量。道。育。道。尤。路。之。病。既。
非。冤。枉。所。致。其。尤。子。又。昏。沉。成。病。這。根。因。却。從。宰。鹿。乃。是。
何。故。司。吏。道。僧。之。師。兄。尼。總。持。有。誅。心。冊。可。查。僧。可。問。自。
明。道。育。乃。出。定。與。夫。人。說。尤。尊。長。之。病。非。冤。鹿。作。祟。可。請。
吾。師。兄。來。吾。亦。當。面。詢。病。原。乃。入。臥。內。只。見。尤。路。懶。懶。待。
斃。育。師。近。榻。問。道。尊。長。病。覺。何。如。尤。路。道。老。拙。爲。宰。鹿。弄。
珠。所。起。如。今。意。不。在。鹿。在。病。覺。不。起。家。計。難。丟。道。育。說。老。
尊。長。原。來。是。憂。疑。作。病。小。僧。有。一。句。話。奉。勸。人。生。世。間。一。
切。事。務。做。過。的。莫。思量。未。來。的。休。計。較。你。身。未。生。來。時。有。
東。遊。記

卷十五

十三

何。家。計。着。意。有。何。疾。病。憂。愁。有。何。難。丟。易。丟。只。怕。你。憂。此。
難。丟。便。惹。灾。疾。不。起。候。小。僧。言。只。當。無。此。家。計。總。如。如。未。
生。來。回。頭。看。世。上。多。少。無。家。計。的。到。無。灾。無。障。育。師。說。了。
一。番。那。尤。路。那。裏。動。意。但。只。口。應。正。講。問。家。僕。傳。人。尼。總。
持。師。父。來。了。育。師。道。未。得。正。好。只。見。尼。師。也。人。臥。內。看。那。
尤。路。臥。在。榻。上。哼。哼。唧。唧。

瘦。骨。危。羸。若。稿。焦。顏。憔悴。如。枯。懶。懶。就。木。在。幾。乎。
不。識。高。僧。能。度。

尼。總。持。入。得。臥。內。見。了。路。尊。長。光。景。說。道。尊。長。有。何。念。頭。
在。此。時。尤。路。又。把。前。言。說。出。尼。總。持。道。尊。長。非。家。計。憂。

乃善功少積。依小僧說。悔却從前。遲稱此日。時尚可。若
急早積行善功。管教你灾病安愈。尤路聽了。笑道。符法不
驗。藥餌無靈。怎樣善功。就能愈病。老拙亦曾叫子到高師
處許愿。聞他願代父之疾。此亦善功。如何反致風發。跌倒
見今臥榻不起。曾聞高僧們。以忠孝爲善。不比凡常僧衆。
棄却綱常正道。爲脩行。此代父豈非孝感。爲何而病。尼師
說道。小僧正爲此查勘明白。非是孝不能感。乃是發心未
真。誠耳。吾佛門中。千感千應。只在一真。代父未盡真誠。反
成罪過。却到不如老尊長。疑鹿冤。非是愛家計。乃是愛生
前。不捨心。真也。小僧等強尊長行善。古語說的好。強令之

笑不樂。強令之哭不哀。真誠與不真誠。事在各人意念。不
但這不真誠。關係一已。爲家主的關係一家。這叫做一家
之主。在尊長。尊長之主。在一心。心若不真。妖邪百出。古人
比心猿意馬。全要勞拴。尼師這只一句。那猴精正在那裡。
要逃亂衆人。見了高僧。又怕他光射。被尼師說着心猿。他
遂驚膽。想到長老們。有道法捉妖。不似那酒鬼毛提老。休
要惹他。這猴精離了尤路家園。往別方走去。按下下題。却
說尤路父子。被二僧說了一番。心地畧明。那夫人聽得。忙
出來深深拜禮。二位高僧。說道。夫子只因不聽氏言。以致
灾病。方纔子也畧明。聞說代父未真。他說當時果是聽師

又說善隨口答的代父實未曾誠心從不忍父病一念在聽師言之先也。如今不願已病之除。但求父愈。卽我老身亦願代夫病也。有師聽了道尊長父子不致危者。小僧進門還見有一種善因。乃過觀前房後屋。僕婢不安。都是邪魔作祟。沒有善因。今見夫人乃知善因在你。只願尊長父子悔前因。修後果。自然回春作吉。尼師道邪猿遠去。正意一存。家上一安。合門自保。這點真誠在夫人也。小僧有幾句偈語。請夫人再聽說道。

病豈是鹿宛

疑心生暗鬼

脩善出真誠

消灾由懺悔

東遊記

卷十五

十五

尼總持說偈畢。尤氏父子病少痊愈。說師父們教我修善。如今已知悔悟之遲。只是勝如當前不知悔。但不知修善實功。誦經禮懺。却是借重師父。還是自己發心待病愈。酬愿道。有誰首道。我小僧們雖曾說與尊長。查解鹿宛。以除報復之孽。如今看來。你病原種種。非是紙上可超脫。必須大發一種善緣。方能安愈。尼師道。夫人已有善心。公子已存善意。若是尊長發一種善緣。真是起死回生良藥。尤路想了一會道。老拙願捨寶珠之價。賑濟孤苦貧人。尼師搖首道。善固是。但未大。尤路道。再願救活放生禽虫。獸類萬千道。育也。搖首道。未見爲大。尤路思想。想半响。說道。有

一事可行但未知人心可依其是肯依從不知善惡可大
育師問何事。尤路道。我有舊交。見掌兵權。待下操切用法。
最嚴。我脩書。扎勸他寬仁大度。存一個忠良慈愛的心。不
得已。而申法以警衆。尼總替聽了。合掌稱道。善哉善哉。老
尊長若行此善。實是爲生靈造福。如國安民。大善無過於
此。育師道。只此心一舉。便已活了一萬生。小僧們行矣。
尊長善自保重。尤路只聽了。二僧道。心中一樂。抖然疾
去八九。尤子沉昏隨解。走到父臥室。見父已出門。他那
裏肯放。隨差家僕來請。明師法駕。出師遊寺。老僧留
一則入定。二則好靜。乃辭謝家僕。送尤子。尤子回來。止過
及遊記

卷十五

一處深林。這林却是小徑僻路。怎見得僻小。但見。

樹密識陰深

人稀知路僻

但聞禽鳥聲

頭有虎狼跡

這家快趣。迺道。走此僻路。到得林間。只見一個乳鳥。被彈
打落在地。不能飛起。兩個大鳥。飛繞左右。嗚嗚哀鳴。若有
驚走之狀。却不能爲救。家僕平日在家。極會捕鴉。打雀。而
食。只因主人叫他宰鹿得病。却得僧家勸善解救。他遂動
了善心。乃把乳鳥。送上樹巢。這鳥巢樹枝。高。攀援。而
上。正纔放乳鳥於巢。只聽得林間風聲。響處。一個虎。虎
是虎。知有兩三隻。麋鹿在前。等邊。有一人。引路。那人。喝

麼昏迷到此。如今雖在高樹萬一虎扒上來。或啃倒此樹。如何是好。正躊躇間。只見那虎往樹林深處躡着。人與鹿皆不見。却有一個漢子。手拿着彈弓。懷藏着彈子。走近樹來。口裏罵道。分明一彈正中着個乳鳥。落在此地。何人拾去。這漢子左張右顧。却不會擡起頭來。這僕人在樹上聽他言語。乃叫道。漢子。雀鳥也是生命。何苦將彈傷他。漢子聽得擡起頭來。認得是尤家僕人。平日專一捕鴉打雀的。乃說道。你這巧嘴兒扒在樹上捉鳥。却譏誚別人家僕道。

東遊記

卷十五

十七

表非譏你。乃是實意勸你。你且看那前樹下蹲着大虫。仔細仔細漢子聽得。睜睛一看。跑走不及。被那虎跳將來。把漢子拖去。嚇得家僕倒栽葱。一交跌將下樹來。却似人扶未大傷損。扒將起來。往家飛走。忙忙回復主人。說高僧乃舒尊長留住。尤路只得偷齋款待二位高僧。這家僕乃把林間遇虎救鳥事說出。尼提師說道。我僧進你主屋。見你面帶兇色。今見你一面光彩好看。乃是救鳥。免了虎傷。難道善心不有。感報尤子道。此僕平日專好捕鳥。今日救鳥得免虎傷。皆是高師道力。道育答道。他已見打彈被傷。只顧他善行長遠。多積勿改。尤氏父子答道。豈獨家僕都叫

他莫改善心。便是我等未遵師戒。二僧合掌稱謝辭了。大家復歸舒宅。脩細把這事說與祖師道副師兄。時祖師已出定。聽得二弟子化善一節。乃說一偈。與舒氏人眾而聽。說道。

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彈雀虎傷

泉水沒獸

衆人聽得。得語。個個讚嘆。祖師師徒。乃辭謝舒尊長。望前而行。師徒們。遲遲行道。緩緩登途。三里一歇。十里一住。總是演化國度之心。隨寓而安之意。行得兩程。尚在本國境界。一個路頭。人民却也繁盛。乃是何處。下回自曉。

第七十三回

猿猴歸正入菴門

道院清平來長老

東遊記

卷十五

十八

話說南度國。近東境界。有一山名多玉。想類藍田。曾有僧人結庵。施水濟渴。那終日替僧担水之人。名喚孤光。亦貧。每每枵腹。担水僧常給食。後因僧亦乏糧。此人乃拾山石賣於村市。得幾貫度日。偶一日拾得一石。中剖爲玉。厚得其鈔。此人妄念頓生。遂喚此山名爲多玉。此是人心不足。痴望。遂乃荒涼。庵僧遠去。孤光依舊赤貧。日乃乞化市中。夜歸庵宿。這庵日久傾頹。僅有遮風蔽雨數楹。一日風雨凄凄。忽然見破屋中一個猿子。蹲踞在內。孤光見了。便上前來捉。這猿猴却也不慌。不走。隨他手扯。便跟他走來。盤旋了一會。這猴子。冒着風雨。往外飛走。孤光趕他不着。撫

胸嘆道。我如何不把繩索拴了市上去賣幾貫錢也。換得幾許糧。便是把猴子做一個引頭乞化。也強似白手求人。正說間。那猴子却是无路園中走來的。這精怪弄風變幻。迷人。被高僧道方逐來。他原有靈性。知這多玉山中儘可藏形。又見這破庵。孤光心不足。冒雨走出庵門。本意尋些野食來。庵忽聽孤光嘆悔。不曾繩索他。乃笑道。這不中相交的痴漢子。待我要與他一番。却又想道。我若作魔弄。惟要他只怕他認得拿妖捉怪的符水法家。前日无家。見有長老居住。況此庵中惟僧道可入。這猴子就變了一個道者。走進庵來。向孤光說。老師父。借你庵中暫避風雨。孤光道。破庵處處屋漏。連我亦難安。道者說。不妨不妨。我會遮蓋。待天晴。再化些磚瓦修理也好。孤光聽了。又道。住便住了。只是我赤貧。柴草也無一根。燒湯你吃。道者道。不妨。我自會化緣。不吃你的。若化的有餘。便是老道。任情受用。孤光道。天色寒冷。火也沒點。與你烘。道者說。出家人自有養。不須要火。孤光道。只是眼下飢寒。怎過。師父你腹中可飽。麼。道者說。腹中儘飽。孤光道。你知腹飽。奈我却肚餓。道者說。若無風雨。待市上化緣。就有無奈何。風雨越大。難行。你且忍耐一時。待雨住。便是風大也無碍。孤光愁着臉。道者越弄手段。那風雨直往屋裏刮來。把個孤光凍的呵呵。

顛。這猴精越發脫開衣服。說道：我出家人有養。煖的緊。且開懷。涼涼着。孤光道：總是你飽煖。不似我饑寒。道者一面開懷。一面且唱個曲兒。唱道：

世事看來多翻覆。欲足何時足。可笑那痴人浮生空碌碌。只落得百年時成朽骨。

孤光腹饑身冷。正怨那風雨狂大。這猴精越開懷。唱曲。想道：我本无家園中一個猴子。既瞻仰了高僧光照。不覺的走到這裏。却又變了個道者。要這心不足的老道。方纔乃有個嘆不足的曲兒也罷。既借庵避雨。如何又要弄這貧漢。我如今就把這不足心腸。難這貧漢。乃對孤光道：老道你唬的我。小道這曲兒內意麼。孤光道：我雖愚陋。却也明白。真真的世人。那個心腸知足。比如我如今腹饑。怎得幾個饅饅兒吃。猴精見說。乃弄一個手段。道不難不難。你等着。我冒風雨。取幾個來你吃。乃飛走出庵。頃刻袖中袖得幾個熱饅饅來。孤光見了。忙拿了個吃。猴精問道：你心意足了麼。孤光道：肚便飽。口却乾。怎得些湯兒蘸蘸。猴精笑道：也不難。乃取了一個罐子。冒雨而去。頃刻取了一罐熱湯來。孤光大喜。連吃了兩碗。猴精道：心足了麼。孤光道：身上却寒。怎得件綿衣一穿。便是柴火烘烘也好。猴精道：不足心腸。漸漸來了。道也不難。我原說有養。方且開懷。便脫

一件衲衣你遮寒。孤光穿了衲衣道。師父身上不寒。我心視前却足。若看後來。怎得爲足。猴精道。我與你開口論閑話。比如你今爲饑寒。得了飽煖。已知足了。若是再說個不足心腸。我便與你一問一答。孤光道。今日飽煖。明朝不繼。明朝就繼。後日那有。後日就有。日月却長。奈何常繼。猴精道。這有何難。出家人多結納。幾個施主。求他歲供。月給。自然長遠。孤光道。須要求他。比如他心不如你意。求不能得。終不如自有。猴精道。不如化些金寶。買田治地。自收自吃。這意纔足。孤光道。化他不肯。這金寶何來。必須不勞乞化。自家的金寶。治買田地。方能遂心。猴精道。這也有可處。聞

東遊記

卷十五

二十一

多玉山。有石藏玉。得玉沽價。其田易得。只是得了田地。也要天時豐稔。萬一旱澇。未免憂心。孤光道。正是。正是。旱澇不收。錢糧拖欠。官長比催。若遲了限。必遭責罰。必須得個優免。寬刑。方纔護贍。猴精道。也不難。若有一官半職。自是優免。孤光道。一官半職。品秩不尊。上有大僚。下屬也要趨奉。萬一趨奉不週。寧保不敬之罪。怎得一個大官僚做做。其尊在我。猴精道。也只就你這個不足妄想。心腸。便是做個一品之尊。也非容易得來。不是根基。風水。孝廉。學業。上種出。也須前生種德。脩善。陰功。孤光乃笑道。我等一個貧漢。根基無有。風水那來。孝廉學業。無從得就。只有種德。前

善陰功可行却又要前生脩種。你我既在今生受此貧苦。必是前生未曾脩種。要想尊大。如何能勾。猴精道。你這不足心腸。可肯罷休。孤光笑道。如何肯休。尚有後世。如根基可發大僚。却也不難。猴精道。根基豈易能得。乃是今生脩種。孤光道。便是風水也。可猴精道。也是今生積得。孤光道。孝廉學業。便不須今生。却是來生。自己努力。猴精道。今生不脩種。來生定產於愚俗之家。怎知那學業行那孝廉。孤光道。據師父說來。都是今生修種。如今我與你。貧苦出家。在此破庵。如何脩種。猴精道。你與我不同。我出家道者。八齋五戒。見性明心。不入貪嗔痴。惟念阿彌陀佛。便是本等。

脩種。你既非僧。又不居俗。見在庵中。只就你這見在修種。若生不足妄心。便非脩種。不但來世不得大僚。還要妄想。墮入無明苦惱。孤光聽了。笑道。見在不過破庵。日行不過乞化。將何去脩。把甚功德去種。猴精笑道。守你風雨淒涼。甘你饑寒貧苦。不勞妄想。僧家有一句禪語說的好。上床脫了襪和鞋。知道明朝來不來。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孤光聽了。笑道。講了半晌閑話。還在破庵脩種。見在功德。我如今請問師父道號。在何處出家。若是沒有定處。方纔你說能募化脩理。便在這破庵居住。當年前有一位僧人在此施些湯水濟行人渴。不料僧不會化緣。

落此庵傾頽而去。猴精答道：我名元來，在畚嶺出家經年。遊方那有住處？老道若容我在此，管教你飽食煖衣，孤光聽得笑道：緣法緣法。我依舊替你担水施湯。他那裏識這老道？乃是猴精變幻。却說世間邪正原不並容。邪能歸正，自入正。因正若投邪，便投邪道。往往有一等正人，邪入貪嗔，皆因善根緣淺。到不如一個猢猻，得瞻高僧，白毫光照。一種迷人獸心，改作出家正果。總是高僧到處，度脫化功。竟却也性靈多智。一面村市化緣脩理破庵，一面布施湯水。乃就有村市善人，見這和尚伶俐，會說善講，都肯發心。把個破庵脩理如新。早有過往僧道，行路客商，吃湯飲水。庵只因。

東遊記

卷十五

二十三

荒涼無僧住

倒塌沒脩工

瓦破淋漓雨

牆攤不蔽風

堂廊生野草

泥土出蛇虫

元來重復建

清夜又聞鐘

話說祖師師徒，行到多玉山。這村境界，正要尋個安住的去處。却有一個善信，乃是海潮庵，隨喜過的。他見了祖師師徒，乃上前恭敬迎着，說道：列位老師父，今日因何過此地？欲往何處勝遊？祖師答道：出家人行無定處，隨路而走。善信道：請到寒舍，少獻素齋。副師便答道：我師不

欲搬擾施土之家。此處共有庵觀寺院。願借善信尊而引一處安宿一宵。來日前行可也。善信道。寒舍村俗人家。恐未必潔淨。到是復新庵。少可居住。道副便問此庵有僧衆多少。却是那個善信香火。這善信答道。此庵久頽。乃是近日一個外遊來的道者。化緣重修。這道者名元來。只他一個在此。施水濟衆。往來行客。尼總持道。這道却也是一種善功。我等隨喜也可。乃向祖師說。往隨喜。祖師依從。方纔舉步。却說元來道者。他本是猿猴。入了正果。性靈通達。就知遠路有高僧來了。一心雖正。却還畏怕金光之射。乃又一心想道。我當日弄怪風迷无子。故此怕僧人。如今既做了道者。入了庵門。難道同宗共祖。安知我身。沒有毫光。且待他來。再作計較。一時祖師師徒。同着這善信。到得庵前。元來見了合掌恭迎。請列位師父。庵內獻湯。祖師笑顏和悅。直入庵門。師徒坐下。元來近前參禮。孤光也近前磕了幾個頭。隨捧湯獻上。師徒一面吃着湯。一面說道。好個元來。復新。元來聽了這一句。抖然耳熱面紅。坐席不定。祖師早已知其來歷。但一念演化盛心。便是蟬飛。蟬動草木知化。也要成就他。乃故意問元來。你出家多少年。元來那裏答得來。只道有幾年了。道副便對兩師弟說。到是個老實道人。尼總持道。精細故作慳嗇。道有說。

明太過却遇着平常話語。祖師乃向三徒說汝等不必深忌以往。當以慈悲開度將來。三弟子唯唯。元來却也通靈。就知師徒之意。乃合掌近前再拜。求個度脫。說道弟子自明往業已復更新。願我高僧們。俯鑒前路。祖師閉目不答。副師乃答道。汝知我師不答之意麼。元來道不知。副師道。度脫不在多言。你閉目自知耳。元來更求其次。副師道。長守勿變。便是度脫。元來聽了。乃去收拾素供獻。各相齋罷。打坐天明。祖師師徒辭了元來。與善信往前行路。元來又求高僧教誨。出世功德。祖師道。道有道行。說罷往前直走。未到十餘里。只見香旛擺來。許多善信及長老來接。一個善信問道。可是演化高僧麼。我等乃清平院僧俗。聞知高僧師徒。演化本國。路過此方。已洒掃靜室。恭望駕臨光顧。祖師不辭。便隨香旛僧俗前行。到得清平院。進了山門。上登寶殿。參禮聖像。與兩廡十八位尊者。金容隨到方丈。與衆僧敘禮。方丈僧人獻齋。師徒一一問善信。僧人名號不等。按下不題。且說復新庵元來施湯。往來人衆。傳說庵內高僧行寓。便有好善的男女來訪。遠來的遊僧問訊。元來本是猴性。心身不自安定。只因副師教誨他。閉目自知。他一夜閉目存神。知道這靜中妙奧。乃惡那施湯。往往來來煩瑣。便叫孤光不必担水燒湯。往來行人不

遇湯水以致思湯不得的焦眉。元來與孤光日間村市化緣。晚夜閉庵靜坐。忽然半夜。元來坐入夢境。見一差役喚他。去見一官長。元來道。我乃出家道人。不犯法度。有何官長呼喚。差役道。你這猴精假變道者。乞化十方齋糧錢鈔。既不會誦經禮懺。又不肯施湯濟渴。無功怎消。受得村市布施。元來被差役罵了一聲猴精。他火性復作。乃摸了一根棍子。把差役就打。那差役笑道。好個道者。如何火性不退。元來益急。乃復了原相。要走。被差役一條索拴了。往前扯到一個衙門。只見廳上一位官長正坐。差役把猴精扯跪在地。猴精無奈。只得哀求釋放。那官長笑容滿面。說道。你原獸屬。像作人形。性靈既幻。可喜你皈依善門。喚你畜非爲他事。一則轉你人道。不墮畜生之劫。一則叫你普善功。你如何不施湯水。救濟人渴。看你既入善門。吃十方的齋供。也要做些善事。消受這種功德。猴精道。我只說出了家。做道者。便該吃十方齋供。官長道。世人辛苦得來。你如何無功消受。猴精道。向在尤園。見衆僧人受享齋供。也罷。還要受那衆人禮拜。香旛迎送。官長道。你那裡知演化高僧。到處勸度人脩善果。盡人倫功德深大。你今只曉得入庵爲道者。一味化緣。若化緣有無。未必不動貪嗔煩惱。動了此種根因。我這裏輪迴墮落。未必能免。猴精听了道。

謹領教旨。放釋我到庵施湯去罷。官長乃叫差役放他。索子猴精就走。官長叫他回來說道。你既免了六道輪迴。卽入人道。你這猴性要改。皮毛要拔去。方斗左右把他皮毛拔淨。左右方拔。這猴精畏痛不捨。官長道。一毛事小。轉人爲大。何不忍着猴精咬着牙。任左右拔淨。乃飛走入庵。却驚醒一夢。乃向孤光問道。你在這處多少年了。孤光答道。三十多年。元來又問前在庵的長老。做何功果。孤光道。敲柳念經。元來又問念的何經。孤光道。乃是心經。元來又問心經何經。你可知念。孤光道。我聽他念日久。也記得會念。元來乃說。老道你可教我一卷。孤光乃把心經。朗朗背念。

東遊記

卷十五

二十七

一遍。元來却也靈性。一遍便能念。他不但會念。却便悟得妙理。仍叫孤光担水。燒湯濟人。正纔擺出一張桌子。放上幾隻木碗。只見一個人。氣喘吁吁趕來。先吃了一碗湯。後乃問道。師父我聞得。有四個高僧。在此庵住。如今往何處去了。元來說。前去多時。善人你問他怎的。這人道。聞知高僧到處。不但人心惡的改善。便是邪魔妖怪也潛消。小子家有一宗邪怪。持來請他掃蕩。奈何前去。元來聽得。一則也要做效高僧。與人方便。一則原備掃靈。又動了他好耍心情。乃問道。善人高姓大名。家有何怪。小道也會掃蕩。這人答道。小子姓零名地。家住前村十里灣頭。捕魚爲生。有一

個兄弟不從我業。却每日張弓打鳥。我叫做捕魚。乃是引傳本業。他道祖傳本業。成家起屋爲好。乃經年衣食尚然不足。今日也打鳥。明日也打鳥。却好打着一個怪鳥。在家把兄弟迷倒。想必有些緣故。師父你若會掃蕩。也是隱隱方便。元來道。我會我會管教你平安無事。却是何法能會。下回自曉。

第七十四回 零埃打鳥遇妖邪 零池隨猴拴鵝鳥

却說世間那有邪魔迷人。乃是人心自迷。一個五體俱來。人孰無心。這心虛靈洞達。超出宇宙。就有邪魔撞來。把一副正念存中。千邪萬魔。自然消滅。無奈愚俗道理欠明。酒

東遊記

卷十五

二十八

色過度。或是欺瞞。或是懊惱。把一個靈明。自先暗昧。就如那沉痾將斃的。胡言亂語。看着禱兒。也是怪。瓦兒。也是精。說的是鬼物。見的是亡人。非是眼目昏花。乃是元神潰亂。元神如何潰亂。都是這心無定主。大哉心乎。一身主宰。爲人。却如何主定了他。惟有善念一個。真如便主持定了。比如一心忠主。這正氣歷百折而不回。挽回世道。天地也拘。不過他有何邪魔敢犯。又如一心孝親。這正念堅五內。而不可解立。此綱常鬼神也。傾心敬仰。有何妖孽敢侵。不但這大道光明。自驅邪魅。就是微小一善。動了真誠。也無業障干犯。這零氏弟兄。擇術不善。捕魚打鳥。已造下寬愆。却

亂一日打鳥到樹林下。偶是一個女子。生得嬌媚。在那枯樹下。撮黃葉。摘枯枝。爲薪。零埃。慙心。遂動。乃近前。叫聲。女兒。待我與你代勞。那女子不採。零埃乃走上前。抱住女子。叫將起來。說道。清平世界。何處兇惡。白晝。劫人。零埃那裏。顧甚天理。却又知荒林。去村尚遠。用力強姦。那女子殺人。喊叫。蹊蹠。那樹上。一隻鴉鳥。往下一口氣。呵來。零埃。忽然。倒地。人事不省。這女子。掙脫。飛走。回去。零埃昏倒在地。半。聊方省。只見那鴉鳥。變了。那個女子。坐在林下。假意罵道。克人惡漢。怎麼不循法度。白晝。辱我。女兒。我家住遠鄉。沒

夏遊記

卷十五

二十九

人知道。若是有人知道。叫你吃風流的苦惱。零埃聽了他言語。乃是半推半就。却復。上前。又要去。攬他。那女子又吹一口氣來。這零埃。忽又。跌倒。三番五次。這裏不休。只是要。扯那女子。那女子。連吹連跌。把個零埃。頭都跌腫。他這淫心。只是不放。看看日落。那女子。却又不。去。零埃。等到黃昏。那女子。說道。痴漢子。那個。沒有個廉耻。你必定。要騙我也。有個房屋。且問你。可曾娶妻。零埃道。不曾。女子道。既是不曾。我也未嫁。何不到你家去。免得林中。撞見人來。看破。零埃聽得。一則跌的。典。一則喜到。家去。乃叫女。婢。你肯隨我到家。便成一對夫婦。這女子。依着。走了幾步。就叫

脚滑零埃只得背着到家開門進屋。他兄零地看見兄弟，背着個大鴉鳥，尖頭秃尾，宛似一隻老鷹，却又跟跟踉踉進門，如醉如痴。只道他酒醉歸來，一家都不問他。這零埃背着那女子，進得房門，一交跌在地下。那鴉鳥從窻內飛去，零埃乃昏昏沉沉，零地扶他上床，睡了。口裏罵道：「少吃些酒，也不至如此。」一家只道他酒醉，又飛走了鴉鳥。那裏知他被淫鳥迷心，總是他邪迷惑亂，乃終日昏沉，到得黑夜，那鴉鳥從空飛來，入窻，變個女子。這零埃與之相狎，宛若夫婦。他便如此一家，却只見一鳥。夜夜飛來飛去，因此零埃日日形容清減，也不去野外打鳥。零地焦心，聽得人說，復新庵有高僧，寄寓善能滅妖驅邪，乃到庵中。高僧已去，這元來道者，乃應承與他掃蕩。當下零地聽得道者說會，乃邀了他到家。元來進入臥房，只見零埃倒臥在榻，昏昏沉沉，不知人事。元來乃把他扶起，手洒着楊柳枝法水，口念着般若波羅，頃刻零埃睜開雙目，如夢方醒。元來叫他移臥別室，却閉了他門窻，倒臥在榻，等候那鳥來。話分兩頭，却說鴉鳥雖淫，那裏作怪？只因一個人心邪淫起了一種姦騙女子，惡意遂動了暗地冤愆，生出這邪魔鬼怪。這怪却不是鴉鳥，乃是零埃的邪心。附在那鴉鳥身內，便作

的。這鳥夜夜飛來，得了人的精神，遂會變幻。這晚元來

在臥房倒着鴉鳥仍舊飛來只見門窗盡閉他乃變那女子敲門元來不起幾回敲門不開乃推窗跳入元來見是一個女子只見他

淡妝濃抹懶梳頭

半帶歡容半似愁

歡是弄嬌尋漢子

愁驚臥榻老獼猴

却說元來已輪轉人道人了庵門正果因何妖鳥又驚見是一個猿猴臥榻也只因他一時要滅鳥邪倒臥零埃淫亂之榻又起了一種變幻詭心這段根因遂使怪鳥看破這怪鳥雖然看破却自恃神通變幻那裏畏怕甚麼猿猴乃將計就計走近榻前說道零埃漢子那裏去了你這猴東遊記

卷十五

三十一

子如何臥此元來見了此時方端出正念道你是那家女子寅夜到此戲弄男子女子道此乃我夫婦臥房你如何得入來想必是個姦淫盜賊之徒寅夜入人家內室元來道我非盜賊乃是捉妖邪的道者只這一句妖邪二字怪鳥便立腳不住爲何立腳不住但凡邪人不敢說邪若說了邪反被邪欺惟有正人直指其邪那邪不勝正自然遠退初然元來臥榻還存了一種原前猴意次後見了女子嬌媚毫不在意直以妖邪拒斥這點正念故此妖鳥立腳不住走出前屋又想到出家人不知立心可真待我再去調他一會若是其心不真便迷他一番也可乃復入臥房

來那裏知元來性秉原靈他已知鳥怪本當勸滅他只因
遵守高僧演化盛心只要說破了他使他自愧自悔去了
便罷待怪鳥方出門走到前屋他却隱着身形隨出前屋
聽他說復來調戲之意乃嘆道世間痴愚被妖魔調弄壞
了心術的萬萬千千那裏知我元來是皈依了正果使他
又生出一種調弄情因不可不如說破了他罷乃待怪轉
身方要入房門便叫一聲沒廉耻的怪物黑夜不守婦道
可不羞殺那怪鳥聽得那裏怕羞一手便來扯却被元來
一口大啐叫聲妖鳥休得弄怪我元來久已識你那怪鳥
也啐元來一口元來被他怪氣迷了一迷說道這怪物到

東遊記

卷十五

三十三

也利害若不是我怎不被他迷兩個你一口我一口啐了
十來口怪鳥見啐不倒道者乃想道莫要惹他萬一他動
手動脚我却惹不過他好歹再去別屋尋零埃漢子乃往
前走了元來見他走了乃閉門又臥這怪鳥前屋尋漢子
却走到零地房中見他房中都是些魚網家火乃道此人
也是個沒人心的且調弄他一番也可正待要近前惹他
只見零地頭頂上出一道光光中却現出幾個僧人那元
來形容也在裏面怪鳥見了說道一個捕魚的漢子怎麼
現出僧像來想是此漢業雖捕魚心却思善他念在僧光
現便僧既現出僧心我空去調他料必枉然不如別屋再

尋零埃乃又進一屋。只見零埃倒在一張破檯上，顛呼他頭頂上，也現出一個人形，怪鳥定睛一看，乃是他變的。那林間女子，怪鳥見了道：「可見他尚有情。」夢寐中不忘我，我怎捨得去。乃搖醒了零埃，方纔說句風情話，却不防元來在那屋內，雖閉了門，卧乃心性原靈，忖道：「零埃痴漢，惡念未消，寬愆未解，况怪異神通，又遭他迷，乃悄悄開門前後房屋竊聽，果然聽得這屋內人聲。」元來即忙把屋開推開，見了怪鳥，運動自己原精，一口啐去。那怪鳥當敵不起，往屋外飛空走了。元來乃向零埃說道：「你好事不做，打鳥弄出寬愆，正念不存，邪心惹來妖怪，如不悔改，只恐遭邪魔。」

東遊記

卷十五

三十三

之害。零埃口雖答應，心實未忘。天已明亮，零地出來，與元來講說道：「師父，你夜來掃蕩，那怪可曾滅了？」元來道：「怪在你弟之心，要他自滅，方能零地道。我一夜思想，高僧能滅妖邪，他們遠去，師父，你既入高僧之門，料也驅除不難。如今必定還要我弟自驅，他在迷惑之際，如何自驅？爲今之計，求師父同我赶到前途，而見那幾位師父，求他度脫，何如？」元來答道：「你主意却是，只是同你弟也走去，親求更好。」零地聽了，乃叫零埃同行。零埃那裏肯去，道腿酸脚軟，不能遠走。零地只得由他，乃回元來過了復新庵，往前赶路。兩個正走過多下山，一處密樹林間，坐地講論些道理。元

來說道善人小道有一句話勸你。世間漁樵耕讀。固也是人生本業。只是活潑潑的魚蝦。遭你網罟之害。此業却是忍心害物。善人就靠資生不能改業也。須存一點仁心。想那活魚滿腹之子。萬萬千千多少性命。俗說千年魚子。也是天地化生。被你捕子煮食。真乃不當忍字。零地道。此乃祖上傳來。既承師父教誨。我小子已後不捕有子之魚可也。兩個正說。只見林樹上幾多鴉鵲。把零地帽子。了起去。一個鴉鵲會說人言道。你兩個只講不捕魚。便不說你打鳥。你那零埃。專一打鳥傷生。造成惡業。還要浮心戲弄人家婦女。不勸解他改行更業。反要去尋僧來。掃滅

東遊記

卷十五

三十四

我等。我等料僧念慈悲。廣行方便。斷不加害。可不空趕一番。你那道者也不想你是六畜道中。今日乍得長老。便要撞鐘。元來聽見又被這怪鳥。說出他原來名色。便動了靈心。道爲人除怪。便弄個法術。勸滅他也無大害。乃把臉一抹。抖一抖身。叫聲零地。你且站開待我捉此怪鳥。說罷現了原身。乃是一個猿猴。飛跳上樹。去捉那鴉鵲。那鳥却也不慌不忙。把嘴照猿猴來。猿猴一手扯住鳥翅。一手亂打鳥頭。走下樹來。教零地。身上解下帶索。拴了鳥足。交與零地。仍復上樹去捉。那才帽子鷹鵲。那鷹鵲見了勢頭。丟下帽子。飛空去了。這元來及復本來人相。那裏復得零地。見

元來變了猴子嚇的半日方能說話道元來師父找小子也知你有神通善能變化方纔怪鳥在樹上高枝又無彈弓弩箭怎捉的他虧你神通變個猿猴上樹捉他下來你如今還不復回人身想是又有怪鳥來樹元來道我本猿猴只因歸了正道投入庵門拔除六畜之劫不落不獸之因只爲方纔勒了火性不忍聽鳥一言之傷就拿了他縛了雙足豈是出家方便法門行徑這種根因復身不上你可速改衣帶把這怪鳥放他去罷零地聽得半信半疑只得解帶放那怪鳥那怪鳥一翅飛起罵道你這猴精不怕你不放于猴精萬猴插空中飛罵元來却堅忍了要復人

東遊記

卷十五

三十五

身那裏復得忽然想起孤光教得心經乃念動一句那人身卽復過來依舊是個元來天地見了也只道是神通却又疑如何放了鴛鳥元來見他躊躇乃說道你莫猜疑總是我出家人不拴飛鳥就是怪鳥能言也不把他作怪如今只得與你赶路見那師父去按下兩個赶路前行且說祖師師徒進得院內方丈一一問善信名號只見一個長老上前答道弟子名號萬年祖師道我久聞清平院萬年就是老師萬年道正是弟子弟子却也從仰聖師演化功果願求度脫祖師道師當自度於我何求祖師說罷連稱好個清平院三四聲使人靜室打坐當下衆善信

及院僧俱與三位高僧講論些神機妙理。你難我我問你。那裏講的過三個玄奧。只見一個善信男子向三個說道。師父們在道日久。探討甚深。句句玄詮。我等凡俗。那裏覺悟。但聞得師父們度化衆生。往往說是三綱五常。平日淺近道理。又能驅邪縛魅。極患息災。我這地方之幸。乞求演化一番。也是千載一遇。道副說道。小僧們本以談禪論道。見性明心爲務。只因衆生內有不明綱常道理。不得已多言開導。這道理原無甚深奧。都是人生易行易知的。只因人把這易知不難行的昧了。故此就有邪魅災患來侵。小僧們有甚法術能驅縛他。不過說明了人心。不昧綱常。自

東道記

卷十五

三十六

然邪魅消除。災患極息。正說間。只見方丈前一株大樹。起了一陣狂風。枝搖葉落。頃刻即止。衆人看那大樹。

巨幹凌雲

盤根踞地

青枝交互不說娑婆

綠葉

叢鋪宛然琪樹

風生處若萬籟聲鳴

月起時如千

林倒影

濃陰堪蔽炎光

密蔭可遮聽法

衆人不因風起。却與樹相忘。只爲枝葉颺搖。乃相矚目。但見那風息處。枝上一個鳥兒。叫得如泣如訴。衆善信也有說鳥音叫的好。也有說咕噪人耳。衆僧們也有說從來此樹。不有這鳥喧。也有說便有鳥喧。也不似此聲叫。獨有道副師聽了鳥聲。向二弟說道。師弟知音麼。尼總持道。鳥音

多怪道育師說細聽聲冤副師笑道不差不差却是河說
下回自說。

第七十五回 元來道者正念頭 青白船家救海難

話說樹底鳥聲如泣如訴衆僧俗不知却是零埃好打的
脫彈之鳥驚弓高飛遠投此樹其聲泣乃泣的說我與人
皆屬天生有血氣俱有痛癢可憐那突遭一彈打拆了翅
的飛揚不起打傷了身前疼痛難當遠投林樹又恐遇獵
人可喜禪林料無打彈乃一翅飛來踏枝樹底泣的是驚
弓之冤訴的是零埃之惡道副一聽便識其情乃望樹說
道那鳥既脫彈厄向佛地便入了生方不須泣也彈汝之
人方在那裏惱恨這惱恨多生灾咎卽是汝訴申也鳥那
裏飛去仍連聲喧叫尼總持道此怪音也乃走近樹前擡
頭看那鳥但見

羽毛茶褐色

頭目老貓睛

聲叫連珠滾

形容似老鷹

尼師看了乃向道育說此鳥師弟認的麼道育答道此鳥
多夜飛鳴此叫必有冤怪乃喝道孽障清平善地非汝所
棲卽有寬愆當思自洗正說間只見零地同着元來道者
入得方丈見了副師便參拜起來乃問 祖師何處歡求
參謁道副道吾師入靜未曾放參汝來意吾已知道汝的

假如緣在樹底聲哀何不片去。虧汝端正念頭若不端正。此院何能擅入。又向零地說道。烏有冤實汝零弟自作自受。若不改行。將入鳥道矣。零地與元來聽了師言。驚惶無地。零地只願回家。再尋別業。元來只求終始不變。礙了陰功。副師道。你求吾二師弟。叫他喝去樹底汝只認真了經文。便是始終功德。元來聽了。乃向尼總持拜求度脫。尼總持把手向樹上捻了一訣。口中念了一句梵語。那鳥即時飛去。却把手內數珠子。分了五十三粒。與元來說道。汝可將此念頭持去。那零埃自爾怪除。元來接在手中。拜謝了尼師。依舊回零地。回到復新庵。却說那樹中鳴鳥。被尼師

東遊記

卷十五

三十八

法遣飛去。就是烏怪。能在寒家。美假樹林。罵猿。如何到清平院。樹底。美風。泣訴。却不能說。言語。蓋因。正覺。禪林。邪魔。自然。去偽。還真。他既。被尼。總持。捻訣。持咒。逐來。心已。把妖。氣化。爲烏。有。那些。變女子。態度。成灰。不復。到零。埃家。裏調。戲。這零。埃。心情。未改。終日。還想。女子。風流。佳况。看看。疾病。來臨。零地。只得。再求。復新。庵。道者。救度。元來。道。聞知。怪鳥。不來。你弟。無恙。如何。又病。如今。想是。打鳥。之事。復興。零地道。自與。師父。清平。院。回。已。收了。捕魚。生理。就是。吾弟。已不。復打。鳥矣。不知。如何。疾病。益深。元來。道。多因。舊念。未除。冤愆。尚在。此病。若要。消除。前日。清平。院。師父。與。了我。數珠。

五十三粒說可除零埃之病。你可將此珠與他。想是叫個
照數念佛。零地依從。隨持了數珠回家。與零埃叫他念佛。
零埃依從。接得在手。照數稱念佛號。果然疾病消除。後有
五言四句稱讚數珠功德。說道。

菩提五十三

粒粒如來佛

疾病得消除

永離諸業惡

却說離清平院十里。有一村鄉名喚平宜里。這里有六
個老叟。年皆八十有餘。個個都家計豐足。只是平生行事。
各人不同。居家形跡亦異。且說這六老叟。甚麼不同。一叟
名叫青白老。此老兄弟二人。家住眉山下。平生不視非禮。

東遊記

卷十五

三十九

一日操舟海洋。偶被颶風颳。泊到一座海山脚下。四顧波
濤浪湧。幸雨不沉得了性命。乃泊舟登山。那山上怪石鬼
巖。草木叢雜。却沒個人踪。青白老上下登眺了一番。那狂
風不息。歸路渺茫。腹中漸漸饑餓。正在慌懼之間。只見海
中遠遠一隻船上。有五六人被風打翻。止存得破稍浮水。
一人乘浪颳來。那落水之人。一上一下。尚以可求。只是風
浪狂猛。這一人登岸。青白老忙操舟冒風去救。這人道浪
大難救。仔細你命。青白老道人若可救。何惜於我。與其此
時冒險。只當早前沉沒。乃奮力去救。却救得三人回來。到
得山脚。漸漸都活。只是腹中饑甚。精力又倦。那三人中一

人。蘇省得早便拜謝問其姓名。家村青白老。一一說知。那感恩說道。恩人。若得風浪寧息。回鄉。小子願有荷報。青白老道。我非冒浪捨生。留報益憐。你落水上下。沒有個救處。那一宗苦惱。把親戚家鄉。都在那慌懼心中。故此冒險來救。救便救了你。若是風浪不息。居此人跡罕有空山。沒處去。向終須餓損這三四人。你哭我啼。也都叫餓。天已黃昏。那風抖然息了。只見山脚下一隻大舟奔來。停泊。青白眾人。餓甚。只得到舟邊。去求乞飯食。那舟中並無一人。但見一個長老。對着一桌齋飯。香燭供養。那長老口中念咒手。指揮。誦青白老。見了心疑。只得開口叫道。師父救命。把齋飯布施些。救度難人。那長老也不答應。只把那供養的。蔬食。都往山脚上。撒去。青白與眾人。只得到山脚下。拾取充饑。頃刻。越取越撒。人人腹飽。少頃。大舟不見。僧亦不知何去。青白老。乃與眾人。宿在舟中。次日天明。風息浪平。認方。向回鄉。不覺兩日。衆人口謝辭去。只有這蘇省早的感恩。到家。將家遺田地。分了百畝。送與青白老。說道。謝謝你救。生。願將產業。相贈。想此身不救。產業盡屬他人。青白老。那裏肯受。再三固辭。這人乃捐數貫寶鈔。以酬青白老。青白老。只得受了。想道。我若當時。沉沒身且不保。何有此鈔。不如。捨在清平院。齋僧。正將寶鈔。携來到院。只見方丈。捧出一

盃茶來供奉一位老僧青白老看那老僧宛然却是舟中施飯食的長老乃上前問道海舟中撒飯食山脚下濟饑的却像老師父長老聽得說老僧並不曾撒飯食海山脚下青白老道實不相瞞老拙盪舟遇風飄泊山脚下中無生只是無人烟處饑餓難當天晚見一隻船泊山下中無他人只見老師父獨對着香花燈菜茶食珠衣我等求齋老師父不言只把齋食往山脚下亂撒我等只得拾以充饑遂乃飽腹及要登舟拜謝舟與老師父不知何處去了老僧聽了說道此事果有不虛但有些奇異老僧前夜在人家道場焚脩法船放食偶於靜中如夢坐在舟內奉行

法事只見魍魎無數來舟搶食忽見海洋一神把魍魎盡逐去說善人山脚饑餓急早去救老僧也不自主隨舟行法忽然驚覺想是此種根因青白老聽了驚異又問道那神可曾指善人是誰老僧道彼時也聽得說青白船家善登百歲青白乃笑道我卽青白老僧乃整衣恭敬青白取出袖中寶鈔付與老僧齋醮那贈鈔之人只因感恩把一姪嫁與青白老之弟生子起家青白老一生不婚得此遂心快樂壽果到今八十餘外鎮日與這五個老友相聚盤桓又有一叟名叫倫郭老乃少年販海經商此叟亦有昆

骨生平正直不聽邪言亂語當五十餘歲時尚未有子嗣

乃娶得一個女子爲妾。這女子過得門來，正當花燭之夜。一見了倫郭老老邁，便抖然色變，愁眉鎖黛，赤耳撓腮，向床後嘆了一聲怨氣。倫郭老一見了，卽想道：「看此光景，實無他意，乃是少年心性多思，配合少年，他意今日一拂了不遂，便多有血氣不調，血氣不調，如何生育？」且以少女嫁個老夫，違了他投生一世，乃將房門掩上，退入臥房，毫不爲意。但聽得那女子悲悽了一番，却歌吟幾句。倫郭心聰，明明側聽，聽得女子吟道：

當初不幸胎成女，嬌羞未肯輕相許。惱恨代柯氏

一旦促香車，欲拒愁無奈。就此百年與，幾回憶。

東遊記

卷十五

四十二

百年，可是此中居。

倫郭老聽得也朗吟幾句，他因何也會吟，却不知女子會

吟，便是個多情有思，非平常愚婦，必是少年識字知書婦。

女家識字知書，若是個賢良之婦，閱古賢妃，經誦彼烈女。

傳貞潔節義，都從這識字知書中出。若是個不良之婦，觀

淫詞而動，圍怨，隨雜記而效傳書，誨淫賣醜，俱在這吟詩

賦句中來。到不如這爲商客的，却有學業未就，腹多經寄。

把生平意思，遇着客邸，明月清風，不傷天理，去調情引婦。

乃寄况怡情，歌吟幾句散心。故此倫郭老少年也曉得吟

詩，他聽女子悲吟，乃朗賦幾句，便依着女子的詞韻吟道。

只爲生男方娶汝。兩相好合成鴛侶。年少多情事。

豈教做色迷。一任東流水。落花兩無意。全汝舊

時容。舊時也似予。

女子聽了。不言而臥。倫郭老次日起來。喚原媒妁。把女子送還他父母。便把這娶妾的心腸冷了一半。無奈那嫡妻賢德。見他還妾。每日又勸他再娶。倫郭道。娘子你這等好心。念我繼後。未得兒男。把那私情拋開。專在這正義上勸我。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若是那嫉妬婦人。那裏肯容夫妻妾。萬一死在丈夫之後。人都恨他。少年不賢。又沒個兒郎送他。這教做自作自受。便是個妾生的子。大義不敢背。

東遊記

卷十五

四十三

必然外面也要全了這嫡母的禮節。娘子你是從長的好心。只是我老年。娶一個少女。却懷了他一點少年情性。嫡妻那裏信他。一心只是早晚相勸。倫郭老無奈。只得又娶

了一個女子。這女子過了門。成了親。性氣不純。動輒咒罵嫡妻。嫡妻爲丈夫娶他生子。百事忍耐。到把好言美語和容悅色待妾。無奈他縱性欺大。連丈夫也咒罵起來。倫郭只當不聽不聞。豈知日久。任情回娘家住。不肯歸來。倫郭沒奈何。說道嫡妻。乃結髮情重。怎教惡妾相凌。妻雖賢德。難道內無悔恨之心。萬一成疾。乃是重妾輕妻。况又佳娘家。只怕失了婦道。不如休去。免生氣惱。乃又叫媒妁領回。

原名救奩。盡與他轉嫁。與父母再三求復。收倫郭只是不納。當時就有一家女子。父母見留得年大未嫁。喜倫郭一家贊良。情愿與他爲妾。嫡妻又勸倫郭也訪得此女。善良。只是容貌少醜。倫郭心中願情娶他。這女子也情願來嫁。過了門。嫡妻甚喜喜的。是遲眠早起。當家了計。敬夫愛嫡。滿門無不歡喜。此女自從入門之後。暗值一爐香。待衆人寢後。望空深深禮拜。說道。

一願夫君長壽

二願嫡氏安康

三願嫡先生子

四願地久天長

五願家門興旺

六願長幼僕婢

個個循良

東遊記

卷十五

四十四

一日。倫郭聽得堂前妾言。悄出堂後。聽他六願。並不題願目。生好子。乃走出堂前。說道。二娘子。我本不聽人私言。今日言入吾耳。句句却正。如何俱在別人。且不願自己生子。却聲聲只願嫡妻生兒。是何主意。妾乃答道。從來嫡生子。勝如妾生子。嫡如生子。我願人婢行服事。嫡又喜家人又服。若是妾生了子。好嫡把當親生。若是不良。多少嫉妬。再若夫心偏妾家。不和順。便是子息也不安。倫郭听了大喜。嘆妾真賢。二人相携入屋。只聽得堂窻之外。忽然一聲。石打之响。妾聽驚叫。老聽老說。我不聽惡聲。妾忙起出看。乃

見天井中。從空兩個沙彌。落下進了堂中。忽然不見。妾甚

心疑入內不敢向老言過了兩月果然妻妾各懷一孕。又經月足只見一個老僧化緣走入門來向倫郭說道吾爲汝家妻贊夫善把兩個沙彌送爲子嗣富貴可期還教你長年不老倫郭聽得備齋供奉僧去果然妻妾各生一子起家立業這倫郭老八十餘外日與衆叟交遊那二子尤如一胞所生皆孝順夫婦三人十分歡洽再說一隻名叫祝香老少年時耕種爲業有弟祝味同父共母有時兄歇弟種有時弟息兄耕兩門出入一氣同心一日祝味避些差徭遠出不歸祝香念一體連枝待弟妻子勝如白己弟有三子一女自己只有一子二女乃先令媒妁約訂婚姻

東遊記

卷十五

四十五

有一富家其子秀拔父母欲求祝香之女祝香說道我姪女未曾聘人弟久未歸安得先聘己女媒妁道聘女論年姪女年少當讓其長祝香不肯富家只得依從乃聘其姪女嗣後又有兩家求聘祝香之女人有說兩家子弟雖佳但家計不如姪女所聘的富祝香道古人擇婿不擇富吾寧許聘清談之家若配了富戶人將我議結親勝過三女三女旣婚四子已成祝香乃思念弟數十年不歸自己老邁召親把家產分拆衆親立議將產業分做二分祝香說道若分二分吾一子承立一分吾姪三人承立一分是吾一子有姪三分矣古云同居無異財吾豈忍弟之子不能

如吾子之產萬。一日後姪生養日蕃。以不足產業。怎能度
活。只恐有餘的。有餘不足的。難過勢必家產爲有餘的。李
矣。衆親稱義。乃依意四分均分。四子却也都能。個個昌盛。
祝香只是思想其弟。忽然一個老僧。走入屋來。適遇着家
僕在屋內出。喚道和尚化緣。當立門外。如何直入堂屋之
中。老僧不答。仍要往內直入。却是何意。下回自曉。

